

“以前我是一名修飞机的机务工作者,现在我是一名在家种菜的菜农。”薛焕玉说。

薛焕玉,山航的一名刚刚退休的老机务。从部队到民航,老薛一辈子修了无数架次的飞机,当他最后一次拿起工具,最后一次走进机库,最后一次检查机轮与刹车的时候,才意识到自己真的退休了。机务给了他自豪与成就感,也让他挂心了一辈子。这一次,绷了一辈子的安全弦终于放下了,老薛也终于说出了藏在他心底多年的那句话:“我修了一辈子飞机,没出过一次差错。”

文/片 本报记者 白新鑫



薛焕玉穿上工装,最后一次检查飞机。

## 山航退休机务薛焕玉：

# 修了一辈子飞机,没出过一次差错

### 从部队到民航

在山航青岛机务三楼的长廊里,每走一步都会伴随着阵阵回声。穿过长廊来到机库,这里显然比长廊热闹不少,到处都是正在维护飞机的山航机务人。“这里就是我原来工作,战斗的地方,现在看来,到处都是回忆呀!”薛焕玉感慨万千地说。

1955年生于烟台莱阳的薛焕玉从小就想要当一名军人,这个信念一直在他心里,从未消失。1974年,高中毕业后,薛焕玉毅然决然地选择参军入伍,当时薛焕玉村里很多人报名,他同村里其他人一样,都被分到了武汉空军第十三师。从此,薛焕玉成为了一名航空兵,开始了与飞机打交道的经历。经过一段时间的学习历练,薛焕玉成为了一名专业维修运输机的空军机务人。

在部队的日子,薛焕玉养成了认真、严谨的作风。尽管每天除了跟冷冰冰的机器打交道就是跟战友们聚在一起,但薛焕玉觉得,在部队那些年的时光是不可复制的。时间过得飞快,十几年一晃而过。一转眼,薛焕玉已经从部队转业进入莱阳燃料公司工作,那一年他35岁。

“后来在燃料公司干了没多久,我听说山东航空招聘机务,我在部队干的就是这个。”薛焕玉说。得知这一消息后,薛焕玉决定来山航试一试。“因为机务这个工作,虽然辛苦,但是每名机务人都是有自豪感的,每排除一次故障、每攻克一个难关都是一次成功的挑战,每放行一架飞机都感到由衷的自豪。”薛焕玉说。

因为有部队维护飞机的丰富经验,薛焕玉顺利地进入山航并从事机务工作。开始在济南工作,直到1996年12月8号,薛焕玉连同7名同事一起被派到青岛做机务工作,一干就是将近20年。

### 八大金刚“连轴转”

来青岛后,令薛焕玉至今难忘的一段岁月是初到青岛时。因为人手少、任务重,他跟其他7名机务同事经历了半年多的“连轴转”。半年多的时间里,薛焕玉没休息过一天,这在今天民航各项规章制度健全完善的情况下是不可思议、不可能发生的事情。而在当年,国内民航法规还没有像现在这样健全,也没有机务人员工作“超时”一说,薛焕玉就这样跟同事们,每天坚守在工作岗位上,整整半年没有休息一天,就连过年时的年夜饭,都是在青岛跟同事们一起吃的。

“当年我们8个人号称‘八大金刚’,每个人都身经百战,精力充沛。没办法,那时正是山航发展的关键时期,有任务我们就要顶上,再苦再累都是值得的。现在制度健全了,山航发展规模大了,飞机也多了,我们机务的队伍更是壮大了,像我们当年那样凭着一股子冲劲干机务的情况已经不见了。现在的年轻人知识面广,懂得多,所以也该到了我离开的时候了。”薛焕玉说到这里叹了一口气,让人听出一丝留恋,一丝不舍,更有对年轻人的期望。

当年刚到青岛的时候,山航员工的生活条件很艰苦。薛焕玉回忆,当时他们住在海军的十间平房,几平米的小屋子里没有空调,青岛的夏日虽然还算“温和”,但是没有空调的日子还是让人热得无法入睡。除了热之外,蚊帐上面趴着一堆蚊子也是让人头疼的一件事。薛焕玉说自己当年没少喂蚊子。遇到下雨天,有的房间里还会渗水,当时还发生过半夜突降大雨所有人都起来保护航材的事情。

### 异地排故天寒地冻

1997年,薛焕玉成为了山航机务737中队的中队长,主要负责



波音737飞机的维护工作。令他印象深刻的是,一次飞机火警传感器故障,他找了好久都没有发现问题,没有办法只能跟其他四五个同事一起,通过分段排除法一项项地去检查排除故障,最后终于发现是火警线上一个很小很小的孔漏气导致的。就是这样一个小孔,通过一点点排除,用了一个晚上才排除掉这个故障。“机务工作没那么简单,很多小的故障需要耐心、细心,一点点去检查,不论故障大小,如果因为一点点的粗心而导致飞机不安全,那就是我们机务人的重大失误了。”薛焕玉说。

薛焕玉点上一支烟,继续回忆这些年来的工作经历。“长春,有一年我从青岛赶到长春去排故。”薛焕玉口中提到的长春排故之所以让他印象深刻,是因为当时长春的天气。那天长春气温很低,零下二三十摄氏度,人站在室外,即使穿得再厚,站久了也会被冻透。

“那架飞机的油门钢索进水结冰,在机坪上弄了半天也没有排除掉。”后来薛焕玉跟长春的机务联系,最后得到了对方的允许,大家一起把飞机牵引到已经供暖的机库里,配合使用氮气,终于把

油门拉杆的钢索套吹通。“现在回忆起来,真的很感谢长春那边给我们提供了机库。当时外面还在下大雪,即使戴着手套,手指头也冻得不听使唤了。”薛焕玉感慨地说。

### 悬了一辈子的心终放下

修飞机对于薛焕玉来说不成问题,可是从部队转到民航之后,薛焕玉还是遇到了一个不小的挑战。

“英语。”薛焕玉脱口而出。高中毕业后就去部队当兵,当时正处于文革时期,薛焕玉的英语水平自然不高。部队的飞机也都是苏式的,而民航的飞机大多是美式飞机,手册也都是全英文的,这给薛焕玉出了一个大难题。

不学是不现实的,干机务这个工作必须查手册。没有办法,现实逼得他开始学习英语。白天工作,一到晚上,薛焕玉就在宿舍里记单词,每天都学到夜里12点。操纵系统,发动机系统……每一个系统各个专业的术语他一遍一遍地记,那段时间薛焕玉似乎回到了学生时代,学了整整一年。

2001年,薛焕玉来到机务处担任处长一职。2002年8月,薛焕

玉又来到了附件修理车间工作,也就是后来的机轮刹车维修,一直到2014年6月。机轮刹车相对于其他部件的维修来说要简单一些,更多的是些苦一点、累一点的体力活,但是这并不代表可以有丝毫放松。从事机轮刹车的维修工作以来,薛焕玉依旧兢兢业业,一直紧绷着安全这根弦。不管是以前在部队,还是来到山航,薛焕玉的脑子里一直都存着“安全”这个词,以至于仿佛得了强迫症。

每天从飞机一早飞出去开始,薛焕玉的心里就开始“计时”,算着飞机什么时候该回来,直到飞机落地的那一刻,薛焕玉这紧绷了一天的神经才能暂时放松下来。担心不代表没有做好,就算机务工作做得再好,薛焕玉还是每天盼着飞机安全返回,落地的那一刹那,薛焕玉充满了成就感,以前部队修的是运输机,压力相对还小一些,后来修民航飞机,手里攥着的是上百人的生命财产安全和上百个家庭的幸福。每每想到这里,薛焕玉都会把拧紧的螺丝再检查一遍,把整理好的工具箱再查看一次,生怕漏掉一个细小的环节而影响飞机安全。

“现在我退休了,悬了一辈子的心终于可以放下了。以前这话我不敢说,今天我可以拍着胸脯大声地说出来,我修了一辈子的飞机没有出现过错。”薛焕玉自豪地说。那份自豪与成就感在薛老的身上体现得淋漓尽致,紧绷的神经在这一刻也彻底地放松了下来。

说到退休以后的生活,薛焕玉还是充满期待的。“平时我就喜欢钓鱼,现在退休了我还在自家院里弄了点地,自己种一点菜。”黄瓜、豆角、韭菜,还有不少花样。“毕竟是退休了,这次是真的离开了陪伴自己几十年的机务工作了,虽然总是念叨紧绷的神经终于能放松了,但是突然一下子闲下来还真有点不适应,总得给自己找点事情做嘛。”薛焕玉这样说。